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九尾龜 第一七〇回 發清言高論寄牢騷 訪桃源良朋聯伴侶

卻說辛修甫和王小屏聽了章秋谷的話兒，辛修甫便又向他說道：「你的話雖然不錯，無奈我們既然生在這般卑鄙齷齪的時代，大家都把這個舉人、進士當作一件最寶貴的東西，這個舉人、進士便也自然而然的做了讀書人必不可少的對象。即如你具著這般雕龍繡虎的才華，又懷著這般治世長民的經濟，功名的兩個字兒自然不放在你心上的了。但是你平日之間常常的對我們說，大丈夫不能獨當一面，建節擁旄，便當為節度參軍、平章幕府，庶幾雖然不握大權，還好借著這個機會做些事業。照你這般說起來，如今只要有個督撫大員來請你當個幕府，你是一定願意的了。但是如今的那班督撫，也都是些以耳為目、不分黑白的人。若是放著個一竅不通的太史公或者進士公在那裡，再放著個才學兼優的你在這裡，兩下比較起來，你看他還是願意聘請個有功名的太史公、進士公，還是願意聘請個沒功名的你？你只要這般一想，就知道這個舉人、進士也不是當真沒用的廢物了。」

章秋谷聽了，笑著說道：「承你這般謬贊，把我說得這般的才學兼優，只怕你未免有些違心之論罷。」辛修甫道：「我倒不是違心之論，只怕你倒有些拂意之談。

如今閒話休提，你只說我的話兒究竟是不是？」秋谷想子一想道：「就大勢看起來，自然是你的話兒不錯。如今的那些督撫部院的大員，都是庸庸碌碌的多。矯矯錚錚的少。但是□步之內必有芳草，□室之邑必有忠信。現在的大員裡頭也未始沒有愛才如命，求賢若渴，和畢秋帆、林則徐、尹繼善一般的人，不過我們沒有遇著就是了。大抵這樣的人自然的腹有經綸，胸藏韜略，秉天獨厚，得氣之清，和那班酒囊飯袋的督撫不同。所以他看起來人來也能獨具隻眼，拔英雄於未遇之時，識豪傑於窮途之會，卑躬屈己，任賢使能，自然的就能功蓋國家，澤及百姓。這樣的人，我們當他的幕府，借著他的力量，自然好做些事業出來。若是那種瞎了眼睛，全無經濟的督撫，我們就使在他的幕府裡頭，他也未見得肯聽我們的話兒，我們也未見得做出什麼事業。像這樣的人，本來只認得翰林、進士，那裡曉得什麼叫做學問，什麼叫做經濟？這樣的去取，那裡有什麼聲華價值？我們躲著他還恐怕來不及，那裡還肯去當他的幕府？」

王小屏和辛修甫聽了章秋谷的這番議論，心上□分歎服。辛修甫便點一點頭道：「你這番議論真個痛快非常。但是你把那班酒囊飯袋罵得未免過分了些。萬一給人聽見，傳到這一班寶貝的耳朵裡頭去，一定要把你當做個不共戴天的仇人一般，你也何苦去做這樣冤家呢？以後我勸你還是收斂些兒，不要這般的衝牆倒壁，無故罵人，這才是個明哲保身的道理。」秋谷聽了修甫這幾句勸他的話兒，覺得心上悚然一動，對著修甫拱一拱手道：「你勸我的說話真是金玉之言，我以後自當謹慎。

但是我方才的話兒原是平空發論的，並不是有心罵人，況且我也不是把他們那班做大員的人一筆抹倒，把他們看得沒有一個好人，也不過隨口說說罷了。多謝良言，永當銘佩。」王小屏聽了接口笑道：「你向來是個狠豪爽的人，怎麼如今似變了一個人的一般，文縷縷的這般客氣，這是什麼道理？」

章秋谷聽了，不覺有些好笑起來。正要開口，王小屏又對他說道：「閒話少說，你可知道我們今天到你這裡來，是為著什麼事情？」秋谷道：「你們兩位大概是聽說我近來在家養病，所以跑到這裡來看我一下，想要和我談談，是不是？」辛修甫道：「我們今天的跑到你這裡來，雖然也可以算得是為著問病來的，卻究竟不是我們心上的事情。你在上海多年，你可知道有個臥雲閣在什麼地方？」秋谷聽了，不知道他們心上是一件怎麼的事兒，更兼滿肚子裡想不出這個臥雲閣是個什麼店號，沉吟了一會道：「這個臥雲閣，我實在肚子裡頭想不起來，你要問這個臥雲閣做什麼？」王小屏笑道：「你這個人豈有此理！怎麼記憶力竟是這般不濟？去年□二月裡頭的事情，難道就當真忘了不成？」秋谷聽了，兜的把這件事兒提上心來，方才恍然大悟。

看官，你道究竟是怎樣的一回事情？原來章秋谷去年□二月在一品香遇著一個少婦，看他的年紀卻差不多已經有二□八九歲的樣兒，卻生得身段玲瓏，丰姿活潑。

那一雙俊眼閃閃爍爍的，波光飛舞，流動非常，好似那兩丸水銀、一汪秋水，覺得別有一種飛揚流麗的丰神。秋谷看了他一眼，不覺心中一動，暗想這個人雖然年紀大些，身段卻著實不差。想著便不由得回過頭來去再看一眼。那少婦正從扶梯上緩緩的走上樓來，忽見第八號門內立著一個二□上下的美少年，細腰窄背，白面朱唇，氣概軒昂，儀容俊偉，端端正正的他打了一個照面。那少婦見了心上也不覺跳了一跳，把頭一低，走了過去。心上暗想：這是個什麼人？覺得眼睛裡頭從沒有見過這般人物。心上這般想著，便也不因不由的回過頭來，剛剛的又和秋谷打了一個照面。兩下的眼光一對，那少婦不覺面上一紅，急急的別轉頭去。走到第□一號房間門口，又回頭瞟了一個眼風，便輕移蓮步，走了進去。

章秋谷看了，心上狠有些兒搖動，便也跟著他走到第□一號房間門外，有意無意的立定了腳，往裡一張。只見那少婦同著一個滑頭滑腦的少年男子並肩促膝的坐在一處，正在那裡交頭接耳的不知說些什麼。秋谷見了，心上暗暗的好笑，知道他們兩個人也不是什麼好勾當，便趁著他們兩個人都沒有看見，連忙縮了回去。回到房內，正見侍者拿著一瓶克裡沙進來，秋谷便問他：「□一號裡頭的那個少婦，你認得不認得？」侍者笑道：「這個人就是大馬路聚賢坊臥雲閣的女東家，上海租界上很有名的一個私貨。怎麼章老爺倒不認得？」秋谷聽了，方才知就是臥雲閣煙燈的女東家，以前也聽見別人說過有這樣的一個人。暗想這個人倒狠不差，看著他這樣的身段圓融，秋波宛轉，他一定是風情旖旎，格調溫存。幾時倒要去賞識賞識他，看究竟是怎樣的一個風味。

隔了一天，章秋谷便想要到臥雲閣去請教請教這位女東家，便邀著辛修甫、王小屏、劉仰正，四個人一起同去。到了臥雲閣門口，只見是個兩樓兩底的住房格式，下面兩間橫七豎八的鋪著幾張煙榻，許多短衣窄袖的人橫在榻上吸煙，吸得煙霧騰騰的。章秋谷和辛修甫等看了這般模樣，如何坐得下去？正想回身走出，只見屏門背後走出一個少婦，把他們幾個人看了一眼，就滿面堆下笑來，口中打著一口絕圓的蘇州白道：「唔篤幾位阿是來吃煙？問搭地方齷齪煞格，阿要到樓浪去罷？」問秋谷一眼看去，果然就是昨日在一品香相遇的人。聽得請他們到樓上去，便對著眾人把手招招，跟著那少婦一同走上樓去。那少婦高高興興的在前引導。

走到樓上，也是一並兩間。那少婦同著秋谷競走到自己臥房裡去。秋谷等舉眼看時，見一房間都是紅木器具，鋪設得狠是整齊。靠窗一張紅木煙榻，明晃晃的點著一盞煙燈。那少婦請他們坐下，叫一個小大姐倒上四杯茶來，自己又拿出一付煙具來擺在大牀上，點好了燈，對著秋谷笑道：「請靠歇吃筒煙哩。」秋谷搖手道：「我們都不吃煙的，你不用讓我們，你自己請罷。」那少婦對著秋谷把嘴唇動了一動道：「倪也勿吃格呀。」說著，便問四個人尊姓。秋谷一一和他說了，不免也問問他的來歷，那少婦也一一和他們說了一遍。原來這個少婦本來是常熟人，娘家姓尹，是個江蘇候補道的姨太太。後來男人死了，大太太分了幾千銀子給他，把他打發出來。如今沒奈何，只得在這裡開個煙燈，暫圖餬口。正是：

多情楊柳，誰憐昔日之腰？薄命桃花，莫問東流之水。

不知後事如何，請待下回交待。